

教师专业伦理素养译丛

主编/王 凯

*The Moral Base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教师专业素养的
道德基础

[美]休·索科特 著

Hugh Sockett

王凯 译



教师专业伦理素养译丛

主编/王 凯

*The Moral Base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教师专业素养的 道德基础

[美]休·索科特 著

Hugh Sockett

王 凯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师专业素养的道德基础 / (美) 休·索科特
(Hugh Sockett) 著; 王凯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8.9
(教师专业伦理素养译丛/王凯主编)
ISBN 978-7-5334-8207-7

I. ①教… II. ①休… ②王… III. ①教师—职业
道德 IV. ①G4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4352 号

The Moral Base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by Hugh Sockett

First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权由福建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于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教师专业伦理素养译丛

主编 王凯

Jiaoshi Zhuanye Suyang de Daode Jichu

教师专业素养的道德基础

[美] 休·索科特 (Hugh Sockett) 著 王 凯 译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25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79615 83726908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江金辉

印 刷 福州泰岳印刷广告有限公司

(福州市鼓楼区白龙路 5 号 邮编: 350003)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96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8207-7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中文版自序

在一个日趋复杂且急剧动荡的世界里，教师与教师教育者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世界中成长的青年可能缺乏强烈的自我认同，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承担责任。因而，教师工作不只是教授某些科目，而应帮助青年男女进入稳定的成熟期。

本书旨在表明，我们的教师应该以道德的角色审视自身。我们已过度地强调了教学工作的技术方面、学习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类似于刺激—反应理论的心理学观念。我们需要将道德角色植入教学实践。我们难以想象，有质量的课堂教学也会经常出现诚实与欺诈的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属于不同类型的欺骗行为，或是否承认错误，或是否仅仅是告诉事实的问题。教师的这种角色也在树立标准：教师应该如何赢得学生的信任？缺乏信任会造成何种危害？平等而公正地对待学生具有什么样的复杂性？

高素质的教师总在反思上述及其他问题。好的教师常常意识到课堂及其中所有个体的复杂性。有些教师会以比较正式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经验。比如，定期写日记与体会，或者采用召开教师会议的办法，促进教学改善。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不能只是通过测量学生的学习结果来评估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ön）写过两本好书（1983, 1990）。其中一本的书名是《反思性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这本书催生了大量有关教学活动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这本书指出，教师通过对自己的学校或课堂的研究，采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方式，尤其在同伴小组合作研究中能认识自己的

工作，形成自己的知识（具体实例，参见 Sockett 等，2002）。

舍恩指明的路径引导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教学知识？传统的观点将理论与实践分离。研究者生产有关教学的理论，实践者在课堂中应用理论。这种观点应用到有关课堂的教育研究中会产生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抽象化（generalizability）。教学不能脱离情境，传统的经验性研究难以控制差异性，因而我必须从其他地方获取教学知识：不是从外在于情境的研究，而是从教师自身获取。倘若教师仅从技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角色，那将极大限制经验和教学实践中的知识来源。本书希望将道德哲学或认识论作为主导性学科，以代替教师和教师教育者中心心理学的主导地位。通过这些学科，教学知识才有可能得以发展。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教学从根本性、决定性、普遍性的意义上讲是道德而非技术的活动。

本书写于 1993 年。2012 年我出版了第二本有关的书，书中讨论的是作为品性的德行如何整合到传统的知识中去（Sockett, 2012）。这本书更为深入地探讨了核心德行，以及在学科教学中，理智德行和道德德行何以必要。我希望本书能在中国的教师和教师教育工作者中激起广泛的讨论，毕竟，教学是道德的世界（moral universe）。

参考文献：

- Schön, D.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Schön, D. (1990).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Toward a new design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professions.*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Sockett, H., DeMulder, E., LePage, P., & Wood D. (Eds.) . (2002). *Transforming teacher education: Lessons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estport, CT: Bergin and Garvey.
- Sockett, H. (2012). *Knowledge and virtu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primacy of disposi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教学专业素养的道德核心	7
一、专业素养的类型	7
二、专业素养与专业化	15
三、教师：类型的视角	18
四、专业素养的道德核心	20
五、专业素养的四个维度	24
第二章 专业发展与专业共同体	26
一、分裂的专业：学者、学校实践者和管理者	27
二、专业共同体的发展	32
三、专业教师的生涯：谱写生活	37
四、专业共同体中的新教师培养	45
第三章 反思性实践者的专业共同体	50
一、反思性实践者的专业发展	52
二、行动研究：专业共同体的一种研究模式	60
三、专业中制度和个体的协作	65
第四章 专长即德行	72
一、诚实与欺骗	73
二、勇气	80
三、关爱	88
四、平等	92
五、实践智慧	96

六、这些德行可以整合吗？	98
第五章 专长与实践认识论	100
一、论点概述	101
二、教育理论及其与实践关系的不同观念	103
三、知识与实践的应用科学观的三种困境	106
四、实践认识论的条件	110
五、专业实践的认识论	111
第六章 教育实践的专业准则	120
一、关于职责的两种论点	122
二、职责和道德职责	124
三、信任的重要意义	126
四、专业职责的基础	130
五、专业的实践指导准则	132
第七章 专业理想和专业角色	140
一、服务的理想和教师个体	141
二、需要一种专业的理想	150
三、父母代理人是专业教师的理想角色	151
第八章 通过教师专业素养实现教育转型	170
一、社会与教育变革	170
二、教育转型的挑战	172
三、结语	184
参考文献	186
译后记	206

导 言

本书的核心目标是，将教师的专业角色、从教的男男女女、教育提出的道德要求、教学的实践技艺（practical arts）和教育制度及其当代问题连接起来，提供一种有关教师专业素养基础的广泛的道德视野。

四种要素支撑了这种视野。（1）我认同霍伊尔（Hoyle, 1980）对专业素养（professionalism）和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重要区分，前者关注某个人的专业实践质量，后者涉及职业的地位。（2）我还在类型的意义上使用教师这一术语，专指所有那些参与专业活动，以可见的教育目的帮助他人学习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对作为人的个体学习者的成长，以及他或她掌握所教知识的关心意识。（3）然而，我将专业人员定位为一种角色。与以往将教学视为一种活动、行动或行为表现的分析不同，我所关注的是构成角色的系列（道德）权利与义务。（4）最后，我非常慎重地采纳女性主义立场和女性主义者的理论。我们需要意识到男性与女性有着不同的视角和期望，这种差异将对儿童的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对机构的性质、实践的质量，以及个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结构有着深刻的意义。

然而，在本书的结构体系中，教学的道德基础通过专业素质的四个维度——共同体（community）、知识（knowledge）、职责（accountability）和理想（ideals）呈现出来。教师是共同体中的一员。共同体给予成员建立关系和理解活动的框架。在共同体中教师的职业生涯获得发展，生活得以形成。教师的知识或专长具有道德性，技术知识应服从道德尺度。因此，我拒斥教学科学，试图通过描绘实践的道德认识论（moral epistemology of practice），以

代替经验主义的方法。这种以德行为基础的认识论，用道德的语言，刻画专业人员的专长，凸显这种人和这种角色的意义。此外，无论是教师个体，还是专业共同体，都直面对个体和公众所担负的专业道德职责。最后，如果专业人员看不到实践与（为他们服务的）理想和终极目的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专业人员将无法理解他或她的道德角色。

第一章通过介绍三位教师拉开序幕。这三位教师将作为贯穿全书的实例。至为重要的是，本章区分了专业素养与专业化，提出了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类型化（generic）观点，初步评价了三位教师的专业素养。本章还概述了专业素养的四个维度——共同体、专长、职责和服务理想（the ideal of service）。这四个维度构成了本书的基本理论框架。书中所有教师都用了化名，其中一位教师是由我认识的两位教师合成的。

在第二章里，我阐述了统一专业因三向分裂所造成的种种难题，由此，联合统一的专业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已支离破碎。我们不仅缺乏统一的专业意识，而且对于专业生涯发展表现方式，甚至课堂教学生涯发展的方式，也没有清晰概念。因此，我们不能明确专业发展的路径。专业发展与专业共同体密切关联，基于此，教学生涯发展的框架，及其对所有水平上专业发展的意义，才变得可以理解。对于统一专业而言，尤其在从新手到专业人员的培育过程之中，专业发展中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迫切需要的。

第三章的讨论将从专业共同体移至教师专业的持续发展和研究的地位。硕士学位项目为教师的发展和改变提供极大的机遇。我认为我们需要严肃地重新评价这个项目，使该项目更好地满足专业共同体的需求，变成实践者和学术研究者的宝贵经验。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作为一种研究类型，已经在教育之外的领域广为运用，为教师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历史基础。行动研究作为一种伙伴合作研究的范型，特别适用于联合统一的专业共同体。在行动研究中，每一位专业人员必须被看作以全部生命和专业生涯扮演某个角色的个体，他们需要的是解放，而不只是赋权。

第四章的主题是专长（professional expertise），后续一章还将讨论这一主题。我首先讨论了教师专业素养的道德品格，并试图阐明五类主要的德行

(virtue) 为何应成为理解教学实践的中心。五类德行分别是，诚信 (honesty)、勇气 (courage)、关爱 (care)、平等 (fairness) 和实践智慧 (practical wisdom)。这五类德行并不排斥其他德行，但它们是主要的德行，且每类德行在教学活动中处于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教师教授真理，因而必须避免欺骗学生；学习充满困难，因而需要勇气；教师担负他人成长的责任，这一过程需要付出无尽的关爱；平等是在民主机构中履行规则所必需的德行；实践智慧是应对教学复杂过程的基本德行。

道德品格为一种不同的认识论提供了基础，这种认识论主宰了当前的教育理论。我们主要将专长描述为专业德行（如同社会实践形成了教学），而非某种知识。在第五章，我解释了为什么我将专长看作一种专业德行，并且通过概述有关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四种观点捍卫上述立场，使得德行作为专长的观点立于教育研究领域。我指出，把教育理论看作应用科学，并以此作为教学知识基础的观点，存在三个难以克服的难题。我将涉险界定实践认识论的条件，特别是道德实践的条件。由此，基础性知识和行动中的知识被描述为应用于教学的实践认识论。这一章的论述不足以实现这一抱负。因为虽然我们质疑了教育中的认识论，描述了替代性的认识论，也诚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种认识论，但是仍需要相当全面的论证。

我在第六章中转入对专业素养的第三个维度，即职责的讨论。此处，我明确提出了讨论专业职责问题的新思路。这种专业职责符合将教学作为道德工作的观点。我的思路可以减少对教师的行政要求，但强化他们的道德义务 (moral obligation)。我提出了四个主要观点：(1) 职责可以合理地理解为道德义务；(2) 信任 (trust) 是加强专业职责的首要条件；(3) 建立指导实践的专业准则 (professional code)，为形成与公众相一致的职责认识提供可能的载体；(4) 专业职责上的道德立场是所有层次专业发展的核心关注点。

从根本上讲，所有专业存在的核心使命是增进人类的福祉。比如，健康、公正、教育。这些不同的理想规定了不同专业人员的作为。我在第七章中指出，教学就是发展人的服务的理想。倘若这种服务的理想被恰当追求，那么教学需要不断的变革与改进。但是，即使教学能够起到指导与促进人发展的

功能，这种理想作为一种可欲的善（desirable good）却是难以实现的。对理想也存在多种不同界定。人类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对自身可能所是的理解，在学习扮演不同角色的过程中发现新的理想。我在本章的第二部分聚焦于教师代理父母的理想角色（the ideal role of *in loco parentis*），及其在性别上有趣的意涵。我考查了一个虚拟的、艰难的两难困境。这个困境反映了这种角色理想的问题。我也从家长择校的意义的背景方面，以及从教师个体道德的视角审视了代理父母的角色。其目的是表明，道德讨论，尤其是对终极目的的讨论，应处于教学的核心位置。

最后，在第八章中，我将教师专业素养的讨论置于当代背景下。我指出这种背景是教育转型，而非教育改革。我认为我们可以应用概念转型、反思性教师研究、团队与伙伴合作的新观念、专业与机构的新型关系、转型性教育领导，以及教师教育转型的工具与资源。最后一点特别需要从道德与理智方面加以认识，培养关心的品质，关切性别与种族问题，这对道德的专业人员的发展至关重要。

我是旅居美国的英国公民，我是男性白人。我愿意在美国继续我的职业生涯，度过余生。在我批评美国机构或提出改革建议的时候，我也意识到我的身份，我并不是说我之前生活的国家的机构完美无缺。全然不同的是，我在本书中所提的大多数批评也可适用于英国。美国对我而言至关重要，我所做的批评源于一份关切和一种分担的责任，而非某种博人眼球的优势。我认为教育者，无论何种身份与职位都应关心学生，无论身处何处都应尽最大可能增进学生的福祉。对于我而言，这种关心超越一切。因此，我认为本书提出的教师专业素养议题是跨越国界的，尽管在本书中美国的机构为这一议题提供了分析背景。

从传统的意义上讲，本书对于我而言并非学术作品。我认为所有教育者都应审视教育的核心问题，思考这些问题对他们自身的意义，寻找他们认为适合本地情况的解决办法。目前，我正在创建两个不同的机构。对我来说，这些机构就是思想的具体化。第一个机构是教育应用研究与发展中心（The Center for Appli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它致力于教师

合作、解放与教师知识的研究 (Sockett, 1989)。第二个机构是教育转型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该机构通过广泛的伙伴合作促进我在第八章所描绘的教育转型。我还是上述两个机构的教育研究生院的教师，因而我有描绘教育转型的大学背景。我把自己与他人视为同道，开展持续实验，提高教师专业素养。为了我们所有的人，而致力发展新的角色、新的产品、新的系统、新的路径和新的经验。

我敏锐地觉察到本书还有诸多未尽之事。比如，我尚未关注批判理论家 (critical theorist) 的研究。我主要是从教师专业素养的方面论述教学的道德基础，论证这一基础是否可提供一种概念框架，以此提出有关共同体、专长、职责和理想的新观念。简言之，无论我的具体论述是否正确，我关心的是我的思路是否有价值。倘若有价值，我也并不指望自己做出了正确回答，而是关心我是否在这一思路框架中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我在不同国家的教育实践，以及众多教师，为我思考本书的主题提供了助力。我自 1987 年来到乔治梅森大学，便有机会从事促进教师专业素养提高和建立伙伴关系的工作。对我来说，这两个方面对于改革公共教育至关重要。从事这些工作让我倍感荣幸，它让我获得报酬，并满足了研究兴趣。在过去超过三十年的职业生涯里，我有幸与诸多特别的教育者共事。理查德·彼得斯 (Richard Peters) 是一位令人感到愉悦的教师。他几乎依靠自己实现了英国教育哲学的转型。保罗·赫斯特 (Paul Hirst)、劳伦斯·斯腾豪斯 (Lawrence Stenhouse) 和菲利普·杰克森 (Philip W. Jackson) 也曾对我的研究工作产生不同的重要影响。与他们建立友谊关系，我荣幸之至。

还有其他一些友人对我的思考做出了贡献。他们是，拉里·鲍恩 (Larry Bowen)、比尔·科克可罗夫特 (Bill Cockcroft)、玛丽琳·迪莫克 (Marilyn Dimock)、约翰·埃利奥特 (John Elliott)、托德·恩都 (Todd Endo)、吉姆·芬克尔斯坦 (Jim Finkelstein)、肯·格林 (Ken Green)、山姆·赫利尔 (Sam Hellier)、桑德拉·霍林斯沃斯 (Sandra Hollingsworth)、巴里·麦克唐纳 (Barry Macdonald)、理查德·普林 (Richard Pring)、比尔·佩普尔 (Bill Purple)、保罗·雷尼尔 (Paul Regnier)、安·斯夫西科 (Ann Sevcik)、

肯尼斯·斯特莱克 (Kenneth A. Strike) 和温迪·阿特维尔一瓦齐 (Wendy Atwell-Vasey)。我非常感谢东安格里亚大学授予我 1986 年的学术假，以及芝加哥大学本顿中心接纳我为访问学者，并允许我在不同的研讨会上尝试提出本书中的观点。我还要感谢凯西·伊斯顿 (Kathy Easton)、大卫·伊夫林 (David Evelyn) 和弗朗索瓦兹·阿尔贝罗拉 (Francoise Alberola) 允许我使用他们的经验作为案例。

本书中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课程研究学刊》《剑桥教育学刊》和《哈佛教育评论》等学术期刊上。具体内容参见注释。第六章是在《职责、信任和实践的伦理准则》一文的基础上经大量改写而成的，原文收录在约翰·古德莱德 (John Goodlad)、肯·斯洛特尼克 (Ken Sirotnik) 和罗杰·索德尔 (Roger Soder) 主编的《教学的道德维度》一书中。我非常感谢乔西一巴斯出版社 (Jossey-Bass) 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某些已刊印的材料。我还非常感谢师范学院出版社 (Teachers College Press) 的苏珊·里迪克特 (Susan Liddicoat) 和尼尔·斯蒂尔曼 (Neil Stillman)，这两位编辑不辞辛劳，任劳任怨。

没有我挚爱的妻子——安 (Ann) 的支持，这本书不可能完成。假如这本书里还涌动着某种传教式的热情，那一定是从我的父亲——本杰明·索科特 (Benjamin Sockett) 那里继承而来的。谨以此书向父亲珍贵的记忆致敬，同时献给我的母亲——桃乐西·索科特 (Dorothy Sockett)。

第一章 教学专业素养的道德核心

我们经常能够回忆起学校童年生活里的那些好教师和坏教师。坏的教师慵懒不堪、心怀恶意、工作低效，常常令我们厌恶他们所教的科目，导致我们将自己没有学好数学或厌恶诗歌归因于某位教师产生的灾难性影响。好的教师却是工作高效、热情开朗，或热爱所教科目，也会把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给予关心和平等对待。我们常常用善良和友好等词，甚至某些不同寻常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品质。好的教学似乎包括艺术、技艺、职业和技术的元素 (Gowin, 1981; Greene, 1986)。然而，我们需要思考教学，致力于澄清专业素养的标准，为新手教师提供指导，需要开发适当的评价方式，寻找改进的路径，让大众知晓我们秉持的立场。

一、专业素养的类型

不断地追求更高目标和最佳实践，是教学专业素养的核心。大多数教师，甚至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研究或记录教学。他们只是有时作为学生、参观者或教室里的专业学习者，目睹过好的教学 (Elliott & Adelman, 1974; Mohr & Maclean, 1987)。我曾亲眼目睹过下面三位教师的教学。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的教学让我敬佩不已，难以忘怀。在本书中，将他们的教学实践暂且作为一种专业教学的类型放在一起讨论，可以为我们讨论所有专业相关议题提供共同的基础。

(一) 辛普森夫人与道德教育

在一所 1932 年建成的学校，三十个五岁的孩子在铺着地毯的教室角落里，簇拥着伽布利里·约翰逊。伽布利里是一名师范生，她已经紧张地开始了教学工作，向全班学生讲述萧伯纳所写的《安德鲁克里斯和狮子》的故事。故事讲完后，学生们踊跃发言提问。教室外面，该班的正式教师辛普森夫人，正在与一位身着工作服的中年人攀谈。这位中年人正在给一扇门刷漆。这扇门通向环绕学校的一大片草地。故事结束后，孩子们在教室里忙碌着，开始写着或画着安德鲁克里斯及其冒险经历。辛普森夫人走进教室，与伽布利里简短地说了几句，便让全班学生注意听她讲话。作为亲历者，以下是我记下的她说过的话。

“早上汤姆斯先生已将新门刷漆了，”她非常缓慢地说道，“我想在油漆未干之前，我们不应该靠近它。有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有一两个孩子小声说着话。不久，几只手举了起来。

“老师，因为我们的衣服可能沾上油漆。”

“对呀，莎拉，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的裙子会很脏，我妈妈需要洗掉它。”

“是的，”老师说道，“莎拉是对的，如果衣服沾染油漆，妈妈就要去洗衣服，是不是？”不同的声音也加入进来，说着各自妈妈的洗衣习惯。一位想当粉刷工的孩子还说道：“粉刷工的衣服会变得很脏。”

“但那是工作装，”辛普森夫人立即指出，“就像你粉刷时穿着的工作服一样，是不是，维尼？为什么你们认为不要靠近油漆，还有哪些其他原因？”

“因为希金斯夫人（校长）会不喜欢。”另一个孩子说道。

“因为门会被弄得很脏的。”另一个叫伊冯的小女孩说道，她站在老师的身旁，用手臂护住耳朵，好像保护她免受自己的感叹所造成的惊吓。

“这有什么关系呢？”老师说道，“以后门一定会脏的。”

“哦，也是，”伊冯回答道，“但是粉刷工的工作被破坏呀。”她更自信地说道。

“希金斯夫人也希望我们保持走廊干净整洁。”凯文加了一句。

“对的，”辛普森夫人说道，“我们希望保持这扇门清洁，是吗？或者我们的衣服被油漆弄脏，妈妈得去洗它，粉刷工的工作被破坏，走廊也不干净不整洁，我们就不能尽情享受快乐时光。你懂了吗，保罗？对吗，雷斯利？还有谁不懂吗？”大家小声说懂了。“谢谢你，约翰逊小姐。”她说完就走到走廊去了，留出时间让孩子们将他们想像的蓝色狮子和红色安德鲁克里斯画到纸上。

这是一个典型的四五分钟的道德或社会教育的片断，对孩子来说直接而简单，关注可能涉及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母亲、粉刷工、学校和所有人。使用“我们”这个词，不仅具有启发性，而且也强调了共同体的观念。教师基于孩子们的回答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是去批评那位想做粉刷工的小捣蛋，而是根据他的回答谈论自己的观点。整个过程没有纪律和秩序问题。表面上看上去也如此容易。学生自信、从容、简练，毫无准备的提问，表现出民主公民和道德能动者（moral agency）的主要特征，即关心我们和他人的利益。显而易见，她的日常专业工作已形成了模式（pattern）。

辛普森夫人的行为表现出对道德的清晰理解，以及把握教学时机的教育敏感性。她的行为体现了如何将“任何学科的基础内容以某种方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Bruner, 1974: 12）。我非常幸运地能在教室的后面观察伽布利里的见习教学活动时，目睹了这样一次非常专业的教学实践。我询问了伽布利里自己是如何思考辛普森夫人的所言所行。她除了提到辛普森夫人告诫学生不要沾染油漆之外，想不起其他内容。伽布利里作为一名实习教师，没有经验，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教学实践，也可能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把我视作“心怀敌意”的观察者、评估者。虽然伽布利里有能力执教，但是她缺乏以学习者的眼光审视他人教学的意识。

辛普森夫人是专家型教师。她出色地回应了某些人的观点，并做出绝佳的示范。那些人以为当老师很简单，或教师无需培训和持续反思实践。专家型教师的专业素养表现为一种能力，即根据精选的提问构建学习经验，慎重对待每位儿童的回答并加以利用，从共同体的责任而非纪律管束的角度思考问题，借助理性而非权威来发展儿童的心智。这种素养可以概括为包含道德

考量的精湛教学技艺（excellent technique with moral concern）。

（二）汤姆·斯蒂文森与历史教学

我的同事汤姆从事专业活动已有时日。他似乎总是能以简洁的方式，让学生对历史课程中的任何内容痴迷不已，兴奋不已。无论学生未来的抱负是什么，汤姆都能不费太多精力教好学生，而且总是显得轻松自如。他曾在几节课里讲述希腊人。他一走进教室就问道：“这里有人会讲希腊语吗？”学生一脸迷惑地看着他，以为他疯了（他们并不知道他已成竹在胸）。接着，他问了学生一些可供讨论的问题。每当一个与希腊语有词源关系的英语单词出现时，他就会写在黑板上，如 cinema（电影院）、camera（照相机）、photograph（照片）、politics（政治），等等。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你会说英语，你一定会说希腊语”。

尽管他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但也精通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我安排他上一节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课。1588 年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用这支庞大的海军入侵英格兰，最终以失败告终。授课班级属于典型的彼此关系疏远的群体，学生都有 14 岁了。在去教室的途中，我问他如何导入授课主题。“不知道，”他回答道，“虽然我已经有了详细的教案，但是我今天准备放弃它。我需要想些办法让学生体验这个主题。”于是，我期待有些表演，展示海战、刀剑火并、大炮轰鸣，以及伤兵的哀嚎。这些都是让这个年龄层次和能力水平的学生喜欢历史的常用方式。

“茵兹山在卡迪斯山的背后，”汤姆开始讲道，“安东尼奥，玛丽亚和约瑟·马拉拉的 17 岁的儿子。”在前 20 分钟里，全班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从西班牙农庄里的一个贫穷孩子的角度出发，以一口模仿得比较糟糕的西班牙语口音，概述无敌舰队的故事。我们听到了安东尼奥如何在武力胁迫下被征召入伍，如何在西班牙的一艘大帆船上受训，如何获得牧师的庇佑，定期向圣玛丽亚祈祷。我们听到安东尼奥如何见到大将军（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生病与康复，以及如何喝酒过量，大海风平浪静，还有他如何像其他水手一样醉酒，并惊恐地看到英国纵火船在那天晚上袭击他们（这是无敌舰队第一次遭遇英国舰队的攻击）。当听到安东尼奥在黑暗中抓住“马德拉藤”，